

馬克思主義以前的馬克思

〔英〕戴維·麥克萊倫 著

全科學文獻出版社



2 014 3946 1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马克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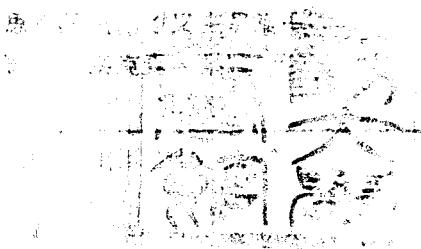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马克思

〔英〕戴维·麦克莱伦 著

李兴国 周小普 译

郝勤

张峰 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1992

(京)新登字028号

David McLellan
MARX BEFORE MARXISM
THE MACMILLAN PRESS, 1980

根据英国麦克米伦出版社1980年版译出

2635/30 08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马克思

(英)戴维·麦克莱伦 著

李兴国 等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政编码：100732)

新华书店经销 1202工厂印刷

850×1168 1/32开本 7.5印张 194千字

印数0001—2500

1992年3月第一版 1992年3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50-115-9/A·1 定价：4.9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第一版前言

关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用英语进行仔细研究的书尚属凤毛麟角，即使在这些书中，作者也大都拘泥于某一种特定的解释。本书旨在尽可能客观地、不偏不倚地展示马克思早期著作的来龙去脉和历史渊源。

如果这本书的风格真有什么可取之处的话，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格雷厄姆·托马斯，归功于他那无价的和慷慨的帮助。

D. 麦克莱伦

1968年12月于肯特

第二次印刷说明

我谨在此向那些对本书第一版提出十分友善的评论的人们表示感谢。我已根据这些意见将本书作了部分补充和修改。

D. 麦克莱伦

第二版前言

为了再版，我根据最新研究成果对全文进行了修改，对最后一章作了适当的扩充。

D. 麦克莱伦

1979年5月
于坎特博雷市常春藤街

鸣 谢

本书取材于洛伊德 D. 伊斯顿和库尔特 H. 古戴特编辑的《青年马克思的哲学社会学著作》，得到了双日出版公司的许可而摘用。

目 录

第一版前言	
第二次印刷说明	
第二版前言	
鸣谢	
第一章 1848年以前的德国	(1)
1. 经济	(1)
2. 社会	(4)
3. 政治	(6)
(1) 保守主义	(6)
(2) 政治天主教派	(8)
(3) 自由主义	(9)
(4) 激进主义	(11)
(5) 社会主义	(13)
4. 知识分子	(14)
(1) 1789年的原则	(14)
(2) 黑格尔	(15)
(3) 黑格尔学派	(19)
第二章 童年和青年	(23)
1. 特利尔	(23)
2. 家庭	(25)
3. 马克思的双亲	(27)
4. 中学时期	(32)
第三章 马克思的大学时期	(41)

1.	在波恩和柏林写的诗	(41)
2.	转向黑格尔主义	(47)
3.	马克思的论文	(54)
(1)	导言	(54)
(2)	题目的选择	(55)
(3)	马克思准备写作论文的笔记	(57) ^①
(4)	马克思的论文	(60) ^②
(5)	论文和笔记	(63) ^③
(6)	与布鲁诺·鲍威尔的合作	(72) ^④
第四章 新闻工作者马克思		(76) ^⑤
1.	《哈雷年鉴》	(76)
2.	《莱茵报》	(83)
(1)	法的历史学派	(83)
(2)	出版自由	(86)
(3)	与《科伦日报》的辩论	(91)
(4)	《莱茵报》和共产主义	(95)
(5)	反林木盗窃法	(99)
(6)	摩赛尔葡萄酒酿造者的贫困和《莱茵报》 的查封	(103)
第五章 马克思和黑格尔国家哲学的批判		(107)
1.	《德法年鉴》的创办	(107)
2.	费尔巴哈的影响	(112)
3.	马克思和黑格尔论国家	(115) ^⑥
4.	君主制与民主制	(116)
5.	官僚政治	(121)
6.	各等级的政治作用	(125)
7.	德国革命的可能性	(132)
第六章 马克思和《德法年鉴》		(135) ^⑦

1. 《论犹太人问题》	(138)
2.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148)
第七章 《巴黎手稿》	(168)
1. 绪言	(168)
2. 异化劳动	(171)
3. 共产主义	(187)
4. 黑格尔的辩证法	(199)
(1) 绪言	(199)
(2) 青年黑格尔派	(200)
(3) 黑格尔	(202)
5. 需要、生产、劳动分工与货币	(211)
第八章 结论	(215)
1. 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历史观	(215)
2. 青年马克思与成熟的马克思	(223)
年表	(230)

第一章 1848年以前的德国

1. 经济

德国在法国革命刚刚结束的时候还是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当时法国的经济正在从农业向制造业过渡，与它相比，德国的“贫困”（这是当时常用的一个词）是显而易见的，而与已经步入工业阶段的英国相比则更是如此。德国在那时只是一个地理概念，通常是指那些讲着一种共同语言，以前同是神圣罗马帝国成员的小邦国。德国基本上仍是一个农业国，它的2,300万人口中有四分之三靠种地过活。从拿破仑失败到1848年革命这三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德国经济的特点是迅速向工业强国的地位发展，这种发展是通过自上而下地把市场经济强加于农业社会而实现的。^①

普鲁士旧的封建土地结构已经被三次改革所摧毁：1807年10月，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内政部长，冯·施泰因男爵废除了不许买卖土地的禁令，而且还取消了农奴制度，尽管农民仍要向

^① 关于德国这段时期社会经济背景的更充分的论述，见A. 拉姆《德国：政治史》（伦敦，梅休因1967年版）第103页以下诸页；G. 曼《1789年以来的德国史》（伦敦，查托和温斯达1968年）第15页以下诸页；J. 德罗兹和P. 埃索贝利在“德国革命前的社会结构和思潮”一文中所做的详细而合理的解释，载于《年鉴》第六卷（米兰，费尔特里奈里，1964年版）第164页以下诸页。关于工人阶级，见W. 康泽“从暴民到无产阶级”，载于《社会经济史季刊》XLIV（威斯巴登，1954年）；J. 库金斯基《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地位》（柏林，学院出版社，1961年）第一章。一本可靠的背景资料文献是F. 施纳贝尔的《德国史》第五版（弗赖堡，海尔德1959年版）。

地主缴纳地租和提供劳务，1811年，普鲁士首相哈登堡又搞了进一步的改革，根据这项改革，农民可以把一部分土地割让给地主，从而成为一个完全的土地所有者；最后，1821年颁布的一项法令使所有的农民能够出钱赎回仍然存在的缴租义务，但是平均要付出相当于他们年租25倍的价格。这些改革的成果是意义深远的：普鲁士的农业得以合理化，庄园的规模变得更大了，中小土地所有者的土地在1815年到1848年间减少了百分之四十，100万公顷土地落入大土地所有者的手里。大土地所有者开始更经济地利用他们的庄园，这是前所未有的事。他们和资产阶级对发展经济的看法有了越来越多的共同点。往日的农奴得到了婚姻和定居的自由，他们或是留在大种植园当零工，或是迁到城镇里形成日益发展的无产阶级。

在19世纪初期，纺织业是当时唯一大规模的制造业。德国的纺织业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因欧洲大陆被封锁而获益匪浅，但是在这种封锁解除之后，廉价的英国产品涌入，几乎摧毁了德国已有的工业。这些工业有的被迫实行了现代化改造，有的则萧条下去，花费了将近15年时间才恢复起来。德国各邦国的经济发展存在着某些不平衡，这是由于拿破仑的占领和这次占领留下来的不同的法律所造成。处于工业发展领先地位的无疑是莱茵-威斯特伐利亚，马克思就出生在这个省。这个地区从1795年到1814年被法国吞并，从而获得了经济、行政和政治改革的好处。以前的108个小邦国被划分为4个行政区，封建体制被废除了，确立了政治、法律和财政上的平等。各自治机关和海关的关卡被废除了，很多产品可以出口到法国，生产者受到了保护以对付英国的竞争。发展如此巨大，以致于鲁尔地区的行政长官在1810年骄傲地宣称：鲁尔是全欧洲工业最发达的地区。纺织工业始终走在这一发展的前列。纺织业不需要很多资本的投资，而且劳动力资源又垂手可得。在解除了对欧洲大陆的封锁和被迫实行现代化以后，亚麻

不再被做为主要原料，取而代之的是更容易使用机器纺织的棉花。拿破仑占领所留下的一个更长久的后果是莱茵地区的人们对法国和法国的思想观念有着深切的同情，他们不欢迎1815年维也纳会议把莱茵地区归还普鲁士的决定。普鲁士当时是一个受到战争摧残的穷国，大约到1830年，普鲁士的经济回升，这种反感才逐渐消除了。

整个德国的工业生产和英国、法国相比规模仍然很小，但是增长速度很快。采矿业的产量在1800年到1830年间增长了百分之五十，在1830年到1842年间又翻了一番。冶金业产量在1800年到1830年间增长了2倍。1830年到1840年这10年间的生活资料的产量是1800年到1810年10年间的8倍。但是在1834年18个邦国加入关税同盟之前，还未开始迅速发展。在30年代中期以前，蒸汽机生产一直发展缓慢，1831年德国落后英国15年。克虏伯钢铁公司直到1835年前后才开始发展。铁路的迅速增加是这一发展的典型代表，1835年铺设了德国的第一条铁轨，到1847年，铁路总长已达到2,500公里。铁产量从1834年的13.4万吨增加到1841年的17万吨。1836年进口棉花18.7万吨，1845年增长到44.6万吨。1837年到1848年间，蒸汽机的数量增加了2倍。

与工业发展的同时，人口也在大量增长。1815年至1855年间，全国一半地区的人口大幅度增长，这一变化深深影响了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东部农业地区的人口增长普遍高于西部地区，这一方面是由于放宽了对结婚年龄的限制，另一方面是由于增加了马铃薯的种植，能够养活更大的家庭。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美茵河谷、萨克森等工业地区的人口也急剧增加，这既是因为不可能限制产业工人家庭人口的增长，也是因为晚些时候周围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德国长期不能充分就业的问题开始于农业地区。这些地区不能承受人口的增长，这种过剩人口在以后只能转移到城镇。在1848年以前的30年里，还有75万人口移居其他欧洲国家

和美洲。……

因此，这个时期工业的巨大发展首先应归功于以前的农业改革，人口爆炸可以得到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其次是由于那些在外国竞争的冲击中幸存下来的德国工业企业现在可以扩大发展了；再者是由于海关制度的改革为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最后，在那些从30年代中期就开始经商的年轻一代人中产生了一种新的观念，他们是第一代从技术教育中受益，而且有机会在本国或去外国到处旅行的人，一旦从传统观念下解放出来，他们便能够认识到人口爆炸所提供的各种可能性。

2. 社会

这种由农业危机和人口剧增所推动的工业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以工厂为生产单位的现象，必然引起社会结构的很多变化。那些按照市场法则经营自己的种植园的大土地所有者，仍然拥有某些封建特权：他们被免除了财产税，有自己的警察和小法庭，享有教会的圣职授与权而且控制了省议会。他们虽然并不都是贵族，但是他们把通常靠投机取得的财产与靠传统积累的特权集于一身。虽然他们逐渐失去对城镇行政的控制权，但是他们仍然占据着最高的公职并控制着军队。

中产阶级是工业发展的真正受益者。他们从拿破仑立法中得到好处，由大商人转变为工业家或企业家。他们经历了几个艰难的时期——特别是在解放战争以后；他们必须集中注意他们的经济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他们的政治意识成熟得非常缓慢的原因。而且，德国中产阶级不同于1789年革命以前的法国资产阶级，他们是非常虔诚的教徒，一个典型的地区就是恩格斯在那里长大的乌培河谷。在那里，加尔文教派的信仰具有一种严格的僧侣统治观，并认为有义务为了上帝更伟大的光荣而不断增加上帝

赐与的财富。莱茵河流域的资产阶级是个例外，他们由于拥有先进的工业并受法国的影响，开始要求在省议会中有更多的代表席位，更多的言论自由和更有力的法律保证。

手工业匠人的数量比资产阶级的人数多得多，他们的社会地位受到经济发展的最大威胁，“手工业匠人”一词在最严格的意义上指的是手艺师傅，他在自己家里干活儿，并且雇用几个“帮工”。在这种最初的劳动组织中，商人把生产的全过程都委托给他的每一个工匠去完成。后来，制造业阶段到来了，劳动有了分工；有时工具属于商行所有，手工匠人的独立性就进一步被削弱了。第三个阶段，兴建了工厂，生产集中化并且机械化了。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工业的发展，手工匠人被从商业中挤了出来，并且失去了独立性，一些人开始依附于批发商，另外一些人被迫进入了工厂。以前，手工匠人曾受到自治机关的限制性保护，受到遍及全德国的无数关税关卡和大多数邦国所使用的不同的货币的保护——普鲁士有67道关税关卡，西部各省流通着71种不同的货币。在19世纪30年代，由于早期的工业发展，给那些从事建筑、机械和奢侈品生产的手工匠人提供了市场，他们的生意很兴隆。但是不久之后，工业的巨大发展，使一个又一个行业失去了经济活力。帮工的数量减少了，这些人大量迁移，有的去了国外，有的进了工厂。那些留下来的人敌视资本主义发展造成的后果，赞成恢复自治机关。工匠师傅和他们的帮工站在同一立场上，而且往往是更为保守的，因为如果他们丧失了自己的地位，他们在社会上的作用就必定进一步下降。因此，在这段时期，手工匠人基本上处于心理矛盾之中：自治机关的日趋没落和城镇的扩大，给他们中的很多人带来了暂时的兴旺，而工业的出现又使他们依附于资产阶级。

产业工人的人数迅速增长——在1800年至1848年间，增长了7倍。这是一个延长劳动日工作时间和雇佣女工、童工的时代。

诚然，这至少给无地的农民和失业的手工匠人提供了工作的机会，然而工厂工人的生活却是得不偿失。工资收入不断下降：如果以1800年做基数定为100的话，到1830年降为86；1848年降至74；其中在1847年的危机中，降到最低数57。而且，典型调查表明，大多数产业工人的生活都是难以糊口的。但是，这些工人尚未形成有觉悟的无产阶级。这是因为：第一，他们的人数还不够多，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普鲁士手工匠人的数量仍高于产业工人；第二，每一工种的工人仍然倾向于墨守他的职业称呼、习惯和方式。首先把“社会问题”提出来的是资产阶级中感到忧心忡忡的一部分人。虽然在工人中也开始出现了一些研究团体，但最具有阶级觉悟的是那些在国外做工的德国人。

在1850年以前，德国基本上仍是一个农业国，自治机关和容克地主对社会仍握有相当大的控制权，德国工业还没有真正的发展。然而，农业改革，人口的迅速增长，被暴发户和失业的手工匠人所打乱了的城市社会，人口急骤流动，以及不断增长的阶级对立，这些都为政治思想的发展和传播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3. 政 治

1848年以前，德国的各种政治思想并不完全与上述的社会经济集团相适应。而且，那时还没有政党，一些邦国——最明显的是普鲁士，甚至没有一部宪法。虽然如此，还是可以把各种政治态度划分为5个主要流派：保守主义、政治天主教派、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和刚刚开始出现的社会主义。^①

（1）保守主义

^① 对这时期德国政治思想的两则卓越论述是E.R.休伯《德国宪法史》（斯图加特，科尔之锤，1960）第324页以下诸页，以及前面提到的德罗兹和埃索贝利那篇文章的后半部分。

德国的保守主义并不纯粹是对日益增长的自由主义和民主力量的消极反应，因而不单是力图恢复旧权力的运动，它的目的在于给社会以某种内在固有的秩序。英国贵族通过控制议会来保持他们的影响；法国贵族在1789年失去政权之后，或多或少变成教会政治势力的残余；而德国的保守派贵族依然很强大有力，但没有组织起来。他们没有组成政党，他们仅有的一些正式团体是在某些虔诚派教徒的运动中形成的。

保守主义主要思想流派的领袖是盖尔拉赫兄弟、政治哲学家斯塔尔、神学家亨格施坦贝格、历史学家利奥。他们对任何一种理性主义都一概持敌视态度，因此不仅反对自由派和民主派，而且也反对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或奥地利的约瑟夫所实行的那种专制主义，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理性主义的权利观。他们相信整体必定优于它的各部分，他们以崇敬的心情回顾中世纪帝国并支持超国家的神圣同盟。他们强调传统和正统，因而是坚定的保皇党人。他们把这些观念组合成一种等级制的、系统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源自浪漫派政治哲学家，如弥勒和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①。因此，他们是“基督教国家”的坚定的支持者，他们所赞成的政体结构是建立在旧时庄园的基础上的。

一些保守派有一种大大发展了的社会道德心，他们是那些首先注意到社会问题和最贫穷阶级苦难的人^②。他们中的一些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出于对他们所保护的人们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是他们的封建前辈们曾经具有的。维克托·艾梅·休伯和洛伦茨·冯·

① 关于这个方面的情况，见H.赖斯的《德国浪漫派的政治思想》一书（牛津，布莱克韦尔，1955年）。

② 浪漫派哲学家弗兰茨·巴德尔在1835年谈到他的出生地巴伐利亚时，似乎最早使用了“无产者”一词，并指出了它对社会的意义。在他的“论目前失去财产者或无产者同有产阶级之间的不平衡”一文中，他从几个方面描述了资本积累的规律，并断定无论是慈善事业还是治安措施或是只有有产者具有公民权的立宪国家，都不能帮助工人阶级。工人应在教会的指引下，依靠结社来获得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利。

施泰因就是这样一些人。他们主张一种“社会君主制”，并呼吁国王帮助无财产的阶级反对财产占有者。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受到了这种主张的深刻影响，并且努力兴建慈善救济组织。另外还有一个独特的自由主义保守派群体，如兰克和雷多维茨等人，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德国的统一和某种程度的代议制政府。

（2）政治天主教派

1837年以前，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公开声明的政治观点是无法加以区别的。1837年发生了“科伦事件”，它唤醒了全德国天主教徒的政治觉悟。科伦的新任大主教决定推行一直被忽略了的罗马教皇的法令：不同宗教的人结婚要起誓，保证他们的孩子成为天主教徒，由于这一决定是和1825年的皇家法令相抵触的，国王没有别的选择，只有逮捕了大主教，这使他成了一个殉教者。这件事引起了天主教徒对政府的一致反对，直到1840年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继承王位并释放了大主教后才平息下来。普鲁士政府最后被迫让步，使天主教徒们产生了一种胜利感，并且使教皇极权主义精神得以复兴。这种天主教的复兴与法国、比利时一样，不是自由主义的，因为它的支持者都是反民主而且思想不切实际的人。他们相信教会是上帝做为一个永恒的拯救灵魂的工具建立起来的，他们认为教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从属于国家。看起来似乎他们也持有政教分离这一自由主义的观点，似乎也赞成以出版自由、通讯自由和集会自由为手段来达到这一目的。

然而，大多数关心政治的天主教徒是非常保守的，他们期望看到一个基督教的君主政体，在这个政体中，戒律和教义都比较灵活，教会用它的道德说教来影响国家。他们的目的并不在于恢复教会过去的世俗权力，而是想让公众着眼于教会的精神作用而承认教会的地位。这还包括正式认可基督教婚姻是一项根本的国家制度，并谴责不同宗教信仰的人通婚。教育也被看作是属于教会的管辖范围，国家教育被认为是成问题的。在纯政治问题上，

天主教徒并不是很一致的，虽然他们中间绝大多数积极分子都来自德国西部、南部和西里西亚贵族。关于个人自由的任何观念，他们的哲学家巴德尔和亚尔凯都以一种有机的国家哲学来加以反对。他们赞成庄园代表制，恢复旧帝国及其政治制度的思想对他们产生强烈的影响。

在约瑟夫·格雷斯周围形成了政治天主教徒的领导集团。虽然格雷斯年轻时是康德的信徒，而且是法国革命原则的热烈同情者，但是在30年代中期他成了天主教党的主要发言人。他通过他的小册子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些小册子中传播最广的是他的《埃瑟奈修斯》，这本小册子在“科伦事件”中支持教会的立场。他的集团中还有巴德尔、亚尔凯和德林格尔，后者以后因反对梵蒂冈教廷的法令而出名。在莱茵地区的资产阶级当中也出现了一个天主教派，这个教派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的，而且不排斥法国革命的原则。在布斯和冯·凯特勒尔主教周围也有一个小团体，他们感兴趣的是社会问题，拥护一种“社会国家”的形式。然而，以上提到的后两个团体都比较小。

（3）自由主义

商业资产阶级想在决策过程中得到更多的发言权，这一要求为自由主义思潮的各种流派提供了动力。

可以看出有两个主要派别。

第一个派别的观点比较保守，它的主要思想领袖是达尔曼恩。这个派别的观点和保守的有机国家观非常接近。对于他们来说，个人不是与他们的同胞没有任何必然联系的孤立的一分子。个人具有作为社会的一名自由而又负有责任的成员的地位和职责。国家是一个法人，因此主权属于这个国家。这些自由主义者对主权属于国王和主权属于人民两种观点都一概反对。他们坚持，只有国家拥有主权，个人的自由才有保障，如果国王或人民拥有主权，个人的自由即使不被毁灭，也将受到损害。国家权力当然